老將大識事幾何不撲煞項羽

兵畧考第二十六

楚懷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

大非

略地

西楚霸王項籍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
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
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
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大是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
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

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
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
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
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
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
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龍湖
千古好漢

讀垓下戰紀轉憶安陽鴻門時此時尚命酒擁

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

美人乎

歌杭槪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龍湖
不相干

項王勇
悍如神
然終是
撫劍疾
視耳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
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
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
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
漢一將是時赤泉侯（楊喜）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
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
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

龍湖
眞好漢

龍湖
說天亦是天與以好漢不與以知惠可如何

戊申春
湰起讀

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

此遂中
惡者半
目

論代秦
以民心
故自儒
將

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
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
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
自刎而死

淮陰侯韓信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
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
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

一失　二失　三失

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

顖門火鍼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
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戸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
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
爲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未至井陘口三

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

算得定

料得來

好儒者

儒者鄒
可共事
此宋裏
徐偃之
續也

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
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
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
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
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廣武君李左車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廣武君計策分明高出韓信一頭

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

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大行王恢 此與胡服問答同致

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疆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

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
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
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
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
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
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食廩常實
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

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
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
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
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
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
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
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
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
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

此說當擊何便

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
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
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
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
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
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
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

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
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
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
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
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
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燧然後
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
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

此段度德量力切中事情

且潰之癰也不必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捲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

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遁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前將軍李廣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

亦險亦奇以此禆飛將軍亦以此不侯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

彡所廉反讀如苫又先廉反讀如銛又先冉反讀如陝

令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

左將軍光祿勳馮奉世 彡所咸切杉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

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

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寇首雖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
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寇人乘利諸種並
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
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三千人卒以六萬破寇兵信知彼己也
義成侯城門校尉護軍都尉甘延壽關內侯射聲校尉
陳湯先事單于困辱漢使者江乃殺衛司馬谷吉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畧多策

大畧非常迺中文法盖局外嫉功者常態即延壽已不同心矣後世乃以其陳湯言何不核也異時定遠侯立功時從事不免動色 龍湖

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

千古一律

此處敘事精神似項羽傳

此不可少

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
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
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巳集會豎子
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
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
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
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産甚多從

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
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
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
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
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
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
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
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
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

郅支罪原不可赦此舉堂堂正正與介子不同當幷猶

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

深罪之何也終是石家怒卻昏匡生善附會耳

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戲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

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
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
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
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
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
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〇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

可憐

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

奇

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
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
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龍湖 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狥
私亡國盡千古一律矣
西域都護關內侯段會宗
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
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
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

責以未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
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
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
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
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
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
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
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
太傅高密元侯鄧禹

數語定更始光武成敗大畧似淮陰策劉項時所以為

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一敗）而不自聽斷（二敗）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三敗）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

雲臺之冠

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護羌校尉平壽敬侯鄧訓 禹子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

胡卽異類恩之自動

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

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輙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雁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楡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幷力破

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
萬餘頭一種殆盡
執金吾威侯寇恂
恂奉璽書至第一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
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
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
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巳戮之矣欲降
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

膽算

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峻隗囂將

大司馬廣平忠侯吳漢

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先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望建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

此功與永合等

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許爲光武書移檄漁陽
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
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
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左中郎將朗陵湛侯臧宮
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
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
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

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番禺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

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好時愍侯耿弇

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

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

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

奇計措紙總之步狡而無度大耿以多算收之着着皆勝

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

毘陵
聲東擊西

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大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

毘陵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

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

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
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
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
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
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
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
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
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

善兵者欲敵來則敵不能去欲敵去則敵不能來弁之掌股如御孫然真快心也

襲擊已降將軍獨援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讐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總得以佚待勞之法

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

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

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燧象火
牛之智

渤海太守楊璇

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心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定遠侯射聲校尉班超

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

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
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樓蘭）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
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
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
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
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
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
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

當進則進

此亦審於計

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心大震怖
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
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
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
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
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
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

當少貶多

功臣心事最苦

最危

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
超請馬超客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
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
其王以下因鎭撫焉
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
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
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
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

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

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
已下事畢即還令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
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
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
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
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
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
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

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客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復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

熲之功
以熲能

太尉段熲

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

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頻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
畧頻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寇雖數叛逆而降於皇
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
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
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
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埶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
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埶而久亂并涼累侵三
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多算如此可爲舉大事者之法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兹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潁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

種戰於逄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熲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幷錄功勤今且賜

推方讚方頭競進

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

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
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
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
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
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
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
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

兩君語諜不善况於他人

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地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

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戸口單
少數爲寃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
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
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
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寃頻以春農百姓布
野寃雖暫降而縣官無廪必當復爲賊盜不如乘虛放
兵埶必殄滅夏頻自進營去寃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
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
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
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
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
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
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
擊水上羌郤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

漢興所無

入合黃巾記

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戸

太常皇甫嵩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黄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

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
餘年閒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兖豫
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
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
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
官府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楊數
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
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
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

帝以問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
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
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
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為蛾賊殺人
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
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
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太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
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禁益

識時務

毘陵

必因風火之變而應之

蟻賊勢熾不減三世特

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
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
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
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
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
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
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
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
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

期而平便見知人任人大是喫緊處然黃巾甫定卓賊內訌遂與漢相終始謀國之失豈顯天下

毘陵用而示之不用

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

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荊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

論事的的中肯綮至五不可尤爲精悉不誣可爲建白之法

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苦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

谷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援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援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
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
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追歸
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
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
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
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

以起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
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
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
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任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
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
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
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計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幷州刺史
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

龍湖 荀彧既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

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侍中光祿大夫叅丞相軍事萬歲亭侯荀彧

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

操

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端兩脚船專欲無厭思惟堅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得而反以兩失也

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外寛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旣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

此等筴分明以孟德比高光後來何至御藥比伯夷者

憑世資從容飾智以妝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

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

眞是說夢

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

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兖州遂平、

司刑考第二十七

太師愽山簡烈侯孔光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覺發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

得儒者遺指

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顡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㝡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

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

此自仁者事異日丞相暇及此否

今日律外之例所以當議

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

正

則子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司空張敏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

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

有此一論豈容無後吾當問天耳

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少府孔融

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君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雎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

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
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河渠考第二十八

河渠書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盩厔、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天下無不可灌之田京東水利不行委任權力之差耳南人巧而勤北人拙而惰

溝洫志

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

此計比洄梁山濼者爲長

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壞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渤海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

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
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
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
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

廬江太守王景

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
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
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
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

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埶鑿山阜破砥

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廵行詔濵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

酒泉都尉許揚

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揚曉水脉召與議之揚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憂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謡歌曰敗我陂者

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扵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揚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揚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揚一無聽遂共譖揚受取賕賂晨遂收揚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揚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匈奴

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墨特）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

土穴也

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
謂冐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
吾欲有之、冐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
與亦可、於是冐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
言予之者、皆斬之、冐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
擊東胡、東胡初輕冐頓、不爲備、及冐頓以兵至、擊大破
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旣歸、西擊走月氏、南幷
樓煩白羊河南王、　燕代
西南夷

叙如畫

邛都黎州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巂(隨)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斯)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漢書匈奴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

宋南度君臣念不到此

猶不能兼幷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服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强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

烏孫

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
賞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
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
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
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
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翖侯民衆漢復遣
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

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
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
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
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
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
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
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十萬留
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蠃也（可為文士解嘲）

羌

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燿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

鮮卑

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
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
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
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
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種衆日多田畜
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
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
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夫餘

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妬婦既殺復尸於
山上

句驪

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中人衣而兩袖長
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項中復有面與語不通
不食而死

史脊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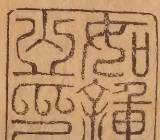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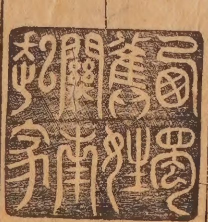
史薈跋

邵伯史公守襄之明年刻史薈成史薈王木仲太史所
輯司馬子長班孟堅范蔚宗本記也木仲太史生而神
頴有異才將爲史學泰山續獲麟絕筆聊薈史以見志
未竟厥施而卒公庚戌上公車爲木仲太史所拔識故
奉此爲羹牆至此付剞劂氏以廣其傳噫嘻麟經爲經
中之史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故魯史筆削而後其徒
游夏受而卒業至不能贊一辭然則史薈之刻盖孔門
家法乎雖然　大參杜公　兵憲朱公已序之詳矣不

佞鐘何容以臆置啄焉惟是不佞於郡伯公家世素深
向往賭是刻之成於公衣鉢之意能無揚扢歟公爲樂
陵著姓其尊先觀察公成隆慶戊辰進士初令臨晉遷
西安郡丞嘗從直指使者按部關南所至有德政及人
關南父老猶有及見觀察公治行狀者謂其戇如汲黯
強項如董宣發擿如趙廣漢單車息盜如龔遂疆直自
遂吏畏民懷似南陽朱季自不佞垂髫時聞此言每嘉
樂咏嘆庶幾想見其爲人比丙辰之役不佞猥以刑局
從郡伯公後不覺津津喜動顏色一見公便握手如平

生歡雖日介玉山之側而不自知其形穢也不寧惟是
公與公之兄癸卯舉第五者皆秦產也故不使得以草
木繆託臭味傾蓋閒所不至披劍相詫人生遇合豈偶
然耶此不佞之得交歡史公者也而公之徽猷隆施於
茲刻亦可概見蓋公以生我者視成我至死亡不相背
負況遭時際盛
聖天子為一大生成哉行見振采揚芳赫焉內召將以
不負所學者不負
天子史舊之刻意深遠矣不佞附驥之願亦且與茇棠

之思並永也若公之峻節卓品駿惠鴻勳令聞雅望已

別繪之循良傳中茲不贅

賜進士湖廣襄陽府推官關南洪如鍾拜書